

人淡如菊

/ 许林田 /

人淡如菊，出自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的《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人淡如菊，形容一个人的品行、性格像菊花一样淡泊与从容。

菊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花中四君子，菊花有迎霜傲雪的品格。我国栽培菊花的历史悠久，距今已有3000多年，《礼记·月令篇》载“季秋之月，鞠有黄华”，民间一直流传着重阳赏菊、登高和饮酒的习俗。在古神话传说中，菊花还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含义。古往今来，有许多吟咏菊花的诗词，《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东晋诗人陶渊明《饮酒·其五》中脍炙人口的诗句；唐代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毛主席《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以革命浪漫主义手法，表现战地秋光的明艳与壮丽，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信念，显示出代伟人的风采与精神境界。

菊花体现了一种淡泊。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是一位淡泊名利的诗人，田园是他的精神世界，田园诗是他的理想追求。中年后，他来到了远离尘世的乡村，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望着那飞鸟结伴而归，他认为这就是生命的真谛与意义。他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心，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他的田园诗来自生活，充满泥土芬芳，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脱俗的意境，表现了诗人矢志不渝的高尚气节，表现了对劳动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真挚感情，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之后田园诗派，影响深远。

菊花体现了一种气节。古往今来，描写菊花的诗词不计其数，宋代诗人郑思肖以独特的视角，别有一番韵味，《画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在诗人心中，菊花在秋天盛开，

从不与百花为从，独立在篱笆旁边，情操意趣并未衰穷。宁可在枝头怀抱清香而死，绝不会吹落于凛冽北风之中！表现了菊花的坚贞与气节。人淡如菊，体现的是菊花的淡定和执着。菊花之淡，淡在荣辱之外，淡在名利之外，淡在诱惑之外，却淡在骨气之中。这样的淡，能够让我们在物欲横流的滚滚红尘中，洞察世事，谢绝繁华，回归简朴，达到“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心素如简”的境界。

菊花体现了一种奉献。有一位让我心生敬仰、德高望重的仁者——吴国新老师，吴老师是新登人，曾在临安师范进修，是我父亲的挚友与诤友，他的人品就像菊花一样高洁，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教育事业。自1951年在富阳雷山小学任教后，开始了与教育事业结缘的一生。先后在湘主中心小学、福光中学、松溪中学、场口中学、万市中学、新登中学任教，担任过副校长、校长、党支部书记等职。1995年退休后，仍继续关心教育工作，当好参谋，建立奖学金等。1996年富阳市老年大学新登分校成立，他负责老年大学筹建与教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想方设法邀请名师授课，开设特色课，开展各种兴趣小组活动，学员从开始的40多人发展到200余人，工作有声有色，深受学员的好评。他主编出版《贤明晚霞》《春晖湘水缘》《登城之歌》《福光之春》等诗词集。如今他已年过八旬，仍红光满面，精神矍铄，爽朗的笑声里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吴老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新中国许多教育工作者成长的缩影，也是新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史的投影，他真实、真挚、真情、平凡而又不同凡响的高尚人格，人淡如菊的品行，让人高山仰止。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临安首批驰援武汉的白衣战士——临安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管护师郑秀娟，在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密闭环境中，在防护服里“蒸腾”了近两个月了，一直坚守到最后，展现着“铁军”的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帮助国家度过难关，尽一份绵薄之力，是医护人员的应尽之责。”平淡的言语中，体现了当代青年的担当与社会责任，展现了医护人员天使般纯洁美丽的心灵。



冬景似春华 叶子 摄

倾听孩子的声音

/ 熊春芳 /

我们这一代人，有不少是在家长的强势约束下长大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很少有交心的沟通。他们常常自以为是的，不注意孩子的感受，随意打骂孩子，并夺走他们的物品，岂知那样给孩子一生都留下阴影。

记得我还在襁褓中，有一次睡在摇篮里，身上盖着薄薄的红色花被子，我把手伸出被子外面玩，父亲见了，立刻将我的手塞进被子里掖好。可是才眨个眼的功夫，我又拿出来了，他又将我的手塞进去，在掖好被子角的时候还微微用了点力，眼神变得凌厉，明显带有威胁的成分。我感到害怕，再也不敢把手拿出来了。那时假如他向我解释哪怕只有一句：“别把手伸到被子外面，小心着凉！”我都会懂得、理解的。可他根本就没有耐心对我说一个字，觉得他的命令只要绝对遵守就好了。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双凌厉的眼睛，从来不敢与他亲近。

后来大约是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村的同学小芬很会打毛衣、围巾、手套什么的，我特别想拥有一条雪白的长围巾，跟电视剧《上海滩》中略显青涩的许文强刚进上海时脖子上围的那条一样，那股迎面扑来的书卷气令我相当迷恋。我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零花钱交给她，让她帮我买两大团松软的白毛线，打了一条一米多长的雪白围巾。我对它无比珍爱，哪怕天气再冷也没舍得围上几次。

可是有一天放学回家，我拉开抽屉，发现上面竟沾满了黄色的油污！我非常愤怒，问家里人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轻描淡写地说，他用那条围巾包过菜碗。那时冬天没什么保暖设备，家里人如果不是

一起吃饭，就得给尚未回家的人留一些，用布包起来放进厚厚的棉被里保暖。我明白了，肯定是菜汤在被子一歪，流到围巾上去了。我把那条围巾用肥皂在清水里搓了又搓，但无论怎么搓，上面难看的油污都无法洗净，它成了我少年时代永远的遗憾。多年以后，我在南京大学校园里见到一个历史系的男生跟许文强的容貌气质依稀有些相似，暗中欣赏了好久，只可惜他的脖子上少了一条雪白的围巾。

又过了一些年，我侥幸考上南京大学中文系，父亲恰好在武汉做小生意。临行前，我把自己未能随身带走的大部分书籍搬到父亲的出租房里。等我毕业后，我想把那些书托运到自己的工作地，哪知父亲波澜不惊地告诉我，已经全部当废品卖了。我无比震惊地问，什么时候卖掉的？怎么不先跟我讲一声？父亲回答，他搬了几次家，那些书搬来搬去太累，就卖掉了。他成天忙着谋生挣钱，谁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失落了很久很久，那些书有的是作家送我的，上面有本人的签名；还有几本杂志的创刊号、纪念号；更多的则是我平时忍饥挨饿买下的，在他眼里竟然等同于废品！从那以后，父亲说出的每一句话，我都充满怀疑。

听说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大，即使被吞噬掉都浑然不觉。很多人成年以后，都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自己年轻时最憎恨的那种人，幸好我还保留了一点本真。我曾不止一次地想，那就从我自己教育孩子开始吧，我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反思来纠正父辈们的错误，破除原生家庭的魔咒。教育孩子，我远不是完美的，但我还在努力。

《马拉多纳》：曾经，上帝在人间

/ 老五 /

影视
评论

生活就像在赌博，它纠缠着你，让你跑不掉。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我就有数不清的朋友和数不清的敌人，更有那数不清的财富。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就能时常上电视。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我可以在世界杯上咆哮。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足球就能为我带来无数花环。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我在的每一场球都会胜利。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我就拥有了神赐的力量。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

北半球的冬季，感恩节前一天的下午，一切似乎都是沉寂而平静的，即使在埃米尔·库斯图里卡2008年的影像里，马拉多纳听到街头的歌手唱起关于自己的歌，戴着墨镜抹着眼泪的他也并非感受到全部的悲情。但是隔着电脑，隔着南半球和北半球，隔着夏季和冬季，隔着电影和历史，一切却混杂着错愕和遗憾，一把足够锋利的剑插入了根本隔不开的现实：马拉多纳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且是永远。

早上起床得到的第一个消息：阿根廷传奇球星迭戈·马拉多纳25日在家中突发心梗去世，享年60岁。猝不及防的消息里是一个猝然而逝的生命，关于他的健康，这些年似乎总无限接近这个终点，自1997年退役后，他曾多次出现健康问题，最严重的一次是2004年，他曾因肺部感染引发心脏病紧急住院，当时甚至一度出现心跳和呼吸停止；2019年马拉多纳因健康原因，不得不停止执教墨西哥二级别联赛的多拉多斯队，执教期间，他曾因胃部出血住院接受治疗；今年11月2日，马拉多纳再次因为健康问题入院，检测结果显示，马拉多纳患有硬膜下血肿，起因有可能是头部受到了不明原因的撞击；3日，马拉多纳接受了紧急手术，医生当时表示，这次脑部手术成功，马拉多纳意识清醒、状况良好。但是，他无丝毫挥霍的驱壳终于在60岁零26天这个时间点不堪重负——终场哨响，上帝收回了“上帝之手”。

整个阿根廷降半旗致哀，总统府玫瑰宫举行悼念仪式，总统宣布将举行国葬，那不勒斯球场更名为“马拉多纳球场”，阿根廷联赛更名为“马拉多纳杯”……这是一个对逝者来说最高的荣誉，也许只有马拉多纳能拥有这样的殊荣，他像一个神成为在阿根廷人们心目中永远的骄傲和膜拜的对象。而作为听闻噩耗的球迷，当逝者的消息为这个冬季增添了太多的寒冷，唯一的怀念方式或许是打开那些和他有关的文本，那些文本里有他在绿茵场上登基加冕的辉煌，有他在现实生活中桀骜不驯的暴躁脾气，有他疾病缠身的落魄和无奈，而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纪录片即使不是这个冬季最应景的文本，但在那90分钟里活着的马拉多纳，足以勾勒出个真实而矛盾、立体而多元的马拉多纳——正像在流浪歌手的歌声中，真实的马拉多纳听到了传唱的马拉多纳，听到了一个可以假定的马拉多纳。

“上帝是一个世界上唯一的主宰者。”库斯图里卡在篇首引用波德莱尔的这句诗，似乎就指向了一个存在于人间的上帝，一个在足球赛场上创造了足够辉煌和足够伟大的上帝：他出生于贫民窟，却在贫民窟找到了“另一种美”：从贫民窟的家庭球场起步，找到了无人能及的踢球感觉；他在博卡青年队时的形象激励了所有还在拿报纸揉成纸球乱踢的阿根廷男孩；他是那不勒斯的弥赛亚，意大利南半球球队第一次在他的带领下打赢了北方，在那一场对决中，那不勒斯竟然进了尤文图斯6个球；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马拉多纳先以“上帝之手”攻破英格兰大门，又以连过五人的“世纪进球”征服了世界，正是凭借马拉多纳的杰出表现，赛前不被看好的阿根廷队夺得那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一个人的世界杯》，这是FIFA官方为1986年世界杯的纪录片确定的片名，这足够震撼，却无比贴切。

但这是这个在球场上征服了观众创造了辉煌成为了上帝的男人，并非只是把个人英雄主义完全诠释在狭小的绿茵场，当库斯图里卡一次次插入1986年那个名垂千史再无人超越的“世纪进球”镜头，就是在马拉多纳身上发现更多的多元性意义。这个平时喜欢听法斯塔夫歌剧，没事到小酒馆吃一碟细面食的马拉多纳，这个喜欢玛丽莲·梦露的波普艺术家，他的身上有着强烈的国家意志，他是一个即使在绿茵场上也表达着自己左派观点的激进人民；当1986年的那场比赛阿根廷以2:1战胜了英格兰，在马拉多纳看来远不是一场简单的皮夹子一决赛，“我感觉我偷走了英国人的皮夹子，可事实上我把他们戏弄了一番。”马拉多纳之所以把这场比赛的胜利看成是信仰的胜利，正是因为阿根廷背负了马岛之战的屈辱：那一年，在英国人的炮火下，那个南半球并不平静的岛屿上，埋藏着几百名阿根廷青年无法瞑目的冤魂，懦弱的军政府只带给了它的子民耻辱与泪水。所以世界杯上的阿兹台克成为马拉多纳的战场，他代表阿根廷，用另一种更加让世界陷入疯狂的方式，漂亮地回击了对手。

“他也许天生是个革命家，如果不踢球，说

不定他真的会钻入密林中手持武器与敌人搏斗。”球场上他有敌人，球场外他更有冤家，那个库斯图里卡在“世纪进球”中插入的卡通动画，足以代表马拉多纳的政治观，在朋克音乐声中，在马拉多纳足球的戏谑中，英国女王的脑袋被拧成了麻花，美国牛仔小布什赤裸着上身却擦枪走火打中了自己，还有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还有美国前总统里根，他们在赛场上根本不是马拉多纳的对手，当然，在戏谑中库斯图里卡给马拉多纳的是一个左派的政治立场：他宣布谁是凶手，是“杀人恶魔”，他不和查尔斯王储握手，因为他感觉“那双手沾着鲜血”……他站在反对美帝的拉美阵营中，他参加马德里普拉塔举行的“扩大边境军区”计划活动，他和查韦斯站在一起，被查韦斯称作是拉美解放阵营这一列火车的“机械师”，他和卡斯特罗亲切握手友好交谈，称他是“伟大领袖”，这个左腿纹着卡斯特罗、右臂纹着切格瓦拉的斗士像个酣畅淋漓的小孩扑通跳进游泳池，在水中挥舞着双手：“卡斯特罗，我愿为你而死！我尊重欧洲人，我尊重南美洲人，但我更爱古巴！”

在球场上他有着“上帝之手”，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左派旗手，当马拉多纳成为阿根廷人心目中的“上帝”，他的神性似乎指向的是一种世俗性存在，“马拉多纳教堂”是球迷对这种信仰的命名，小小的教堂里摆放着马拉多纳的神像，“上帝引领者我们”，只要模拟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球迷就可以成为信徒，穿上标志性的10号球衣，而新人结婚也接受这样的仪式，他们在马拉多纳教堂里立下誓言，然后以足球为媒，在进球和狂欢中完成结婚仪式。马拉多纳是上帝，作为“上帝”，马拉多纳更像是个闯入人间的迷途者，库斯图里卡引用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段话说：“在伟大的博尔赫斯的眼中，阿根廷人就像一艘艘安静停泊在港口的船舶，然而马拉多纳却不一样，他就像一艘永远没有锚的船。”没有锚的船在自己的大海上航行，自由却总是会遇到风浪，甚至会有将船打翻的风险。

毒品是马拉多纳始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当1994年世界杯作为队长的马拉多纳在小组赛中将球打进希腊球门，他压抑许久的激情终于在下一刻爆发，狂奔着向着摄像机怒吼成为最经典的马拉多纳表情，但是之后国际足联宣布马拉多纳因服用麻黄碱而被禁赛——这是马拉多纳留在世界杯赛场上最后一个镜头，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即使2008年之后马拉多纳作为阿根廷队主教练在重回世界杯赛场，站在边缘的他，脸上也写尽了沧桑和无奈。毒品让他远离了世界杯，让他承受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感觉血液全都凝固了，你没有办法让他流，这种感受我现在还能体会到，你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血液，我就一直这样地挣扎，直到有一刻，忽然之间我就醒了过来。后来我知道我的女儿吉娜尼亚在一旁不停地叫我的名字，但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已经完全昏迷了。”面对库斯图里卡的镜头，马拉多纳在流泪，在忏悔，“是什么让我堕落的？——是卡卡因，否则我会重回赛场，像一头猛虎下山可。”所以马拉多纳说：“我是为足球而生的，没有人经历过我的生活，但我不会重蹈覆辙……”但是这一艘永远没有锚的船，在摧毁了生活和道德之后，在依然有人尊敬和崇拜中，依然向前，甚至把毒品的危害又忘在一边，正像他自己所唱的那首歌一样：“我已经开始出发……在与生活的比赛中，我是赢家……”

他是赛场上的英雄，主宰了一切，他也是尘世的孩子，无法摆脱孤独和压抑；他会在胜利时狂吼，更会在压抑时落泪；他是别人膜拜的神，却是自己的恶魔——马拉多纳是复杂的混合体，他注解了现代足球的理念，他带着“上帝的手”成为了人世的上帝，而对于库斯图里卡来说，马拉多纳的意义更在于神性的世俗意义，就像他自己所说，他如果要成为一名演员，就像德尼罗一样，在“公牛的愤怒”中不断突破自己，而马拉多纳进入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里，他的角色意义更在于“出自库斯图里卡之手”中找到一种颠覆的革命力量：不断插入《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爸爸出差了》以及《黑猫白猫》中的电影片段，借以表达对这个专制和病态世界的反抗；当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看到被炸毁的建筑，马拉多纳质问到：“这是谁干的？”也许那个已经从库斯图里卡世界中消失了的“祖国”南斯拉夫，也在遭受了蹂躏之后需要一种马拉多纳式的神性解救。

“探戈的轻节奏代表死，重节奏代表生。”在轻和重之间，生命也如这节奏不断进行着转换，也许在马拉多纳和库斯图里卡毫无阻隔的交谈中，好友的互访中，甚至球场上射门秀的表演中，两个人才会体会到一种如探戈“重节奏”的生活。“生命的步伐如同探戈舞步般辗转演变，这昭示着时间能改变一切。”但是在辗转演变中，2008年已经远去，那些记录的影像已经远去，马拉多纳曾经对着库斯图里卡的镜头说：“我是死了，只是没有离开人间，那是因为上面那个人不接收我。”而现在，上帝终于收回了“上帝之手”，终于接走了人间的上帝，轻节奏的音乐慢慢响起，“我是马拉多纳”永远成为了一种“假如”状态。

世间只有一个马拉多纳，世间再无马拉多纳。